



工业时代的城市与乡村

三位英国作家的生态视角研究

*Country and City in the 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Ecocriticism on Dickens, Hardy and Lawrence*

马军红 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工业时代的城市与乡村

三位英国作家初的生态视角研究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 in the Early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he Works of Thomas Hardy, George Orwell, and George Orwell

作者：[英] 詹姆斯·C. 斯科特

译者：[中] 李长庚

出版社：[中] 中国环境出版社

ISBN：978-7-5111-1111-1

定价：¥35.00

开本：16开

印张：16

字数：250千字

出版时间：2015年10月

印刷时间：2015年10月

印次：1

印数：1000

发行：中国环境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大街188号

邮编：100027

电话：010-64601111

网址：www.cnep.com.cn



中国环境出版社
CHINA ENVIRONMENT PUBLISHING HOUSE

工业时代的城市与乡村

——三位英国作家的生态视角研究

马军红 著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工业时代的城市与乡村:三位英国作家的生态视角研究/马军红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10

ISBN 978-7-5080-7781-9

I. ①工… II. ①马… III. ①狄更斯, A. (1812~1870) —小说研究②哈代, T. (1840~1928) —小说研究③劳伦斯, D. H. (1885~1930) —小说研究 IV. ①I56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42321 号

工业时代的城市与乡村:三位英国作家的生态视角研究

著 者 马军红

责任编辑 马涛红

责任印制 刘 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50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一 选题背景和意义	1
二 课题的研究现状	13
三 课题的学术价值	33
四 研究思路和方法	34
第二章 黑暗的城市:狄更斯的“毒性写作”	40
一 “毒性写作”与“褐色景观”	43
二 病态的城市文明	66
三 环境正义和公众健康	80
小结:写实与记录的行动——毒性环境的密集再现	91
第三章 明亮的乡村:哈代的“诗性写作”	96
一 威塞克斯的建构——逃离和反抗	97
二 绿色景观中的乡土文明	121
三 岌岌可危的乌托邦:瓦解中的乡土	136
小结:工业时代“自然与怀旧之无为”	144
第四章 模糊的边界:劳伦斯的“野性写作”	148
一 全控社会下人和自然的全面异化	151

2 工业时代的城市与乡村

二 死亡与再生的期待	175
三 生态救赎:精神危机和生态危机的诉求	178
小结:野性的暴动与回归——自然深处生命的唤醒	196
第五章 结论 “绿色文本”:三位作家的启示	199
一 总结与展望	199
二 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启示	202
参考文献	211
致 谢	226
后 记	228

第一章 导论

一 选题背景和意义

“广义生态”和人造空间关注的必然性

当今世界,生态问题日渐凸显。世界各地近年来连续发生诸多生态灾难,如海啸、地震、雪灾、旱灾、洪涝灾害、泥石流等,还有人为的环境破坏,如印度博帕尔毒气泄漏案、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件、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匈牙利铝厂含有铅等重金属的有毒废水的泄漏,以及其他各种不可分解的大量工业废料的堆积,食物中附带的铅沉淀、杀虫剂、毒素,等等,尤其是潜藏巨大恶果的全球气候变暖的各种迹象,都引发了人们的惶恐和忧虑。2010年8月,英国剑桥大学应用数学及理论物理学系教授、当代最重要的广义相对论和宇宙论家霍金,在接受美国著名知识分子视频共享网站(Bigthink)采访时,又爆惊人言论,称地球将在200年内毁灭,而人类要想继续生存只有一条路:移民外星球。地球是否会像霍金所言在200年内灭亡,我们无可确知,但是地球维持生物生存的能力的确逐年在削弱。资源紧缺、土地退化、人口剧增、物种锐减,废物污染及转移、森林与草场减少、生物多样性减少、水资源枯竭、水体与大气污染、臭氧外逸、温室效应,等等,一系列的生态困境摆在人类面前,不容忽视,生态危机已经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全球性问题。

最早自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国家就掀起了生态运动的热潮。尤其是美国作家卡逊(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一书所

描写的由化学杀虫剂所带来的对毒性环境的恐惧,激发了西方社会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如来自哲学、美学、伦理学等各个层面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探讨,危机的根源何在?该如何面对和解决危机?人类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诸多思潮中,以“生态中心主义”^①为主的环境伦理观,尤其是在深层生态学^②影响下提倡的“生态先于一切”,主张生物圈范围内的平等主义,重视并尊重非人类世界的价值与生命的思维理念,广泛地为学者和环境激进主义者所接受。许多激进主义组织,如“生态袭击者”(eco-raiders)、“有意破坏帮”(monkey-wrenchers)、“地球至上”(Earth first)、“绿色和平”(Greenpeace)等都是深层生态思维的赞成者。这种对“生态中心平等”的提倡,解构和挑战了占据人类发展思想中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打破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等级划分,让我们意识到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和非人类世界的伦理价值。这种思维观念会对我们这个星球产生有益的影响与后果。然而,过度的以生态利益为基点,单纯地关怀所谓的自然伦理,推崇生物间的平等,提倡荒野的价值,有可能会导其走向另一种极端:忽视人的存在,树立起一种新的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甚至可能导向一种为“好”的生物圈而牺牲

① 生态中心主义是环境伦理学的一种研究视角。它认为生态圈的利益优先于个体物种的利益。其范围很广,各种生态哲学都被囊括其中。它是一种整体论的或总体主义的方法。它依据对环境的影响判断人类行为的道德价值,强调生态系统各生物之间是一种平等关系。“土地伦理学”和“深层生态学”是这种倾向的最重要的代表。“要求对文明的摒弃,声称只有荒野自然才能够教化我们所犯的可悲的错误,这种想法在生态中心思维模式中最常见的。”参见 Michael P. Branch and Scott Slovic. eds, *The ISLE Reader: Ecocriticism*, 1993—2003, (Athens, Georgi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3), p. 301.

② 以生态中心主义取代人类中心主义是深层生态学的核心所在。深层生态学认为下列四项原则可以通过和荒野的交流获得:1)发展地方感;2)对英雄人物的重新定义,把过去对土地的征服者的称颂换成对真正完全体验自然者的颂扬;3)培育谦虚和谦卑的美德;4)意识到山川、河流、鱼类和熊等动物在继续他们自己的实现过程。

人类的法西斯主义或极权主义。^①而且,它所提倡的人与自然的纯粹的平等是一种理想的“生态乌托邦”,忽视了人的独特性、主体性和创造性。人类不能简单地依靠对自然的称颂和环境伦理观来为自然复魅,解决生态危机,并且这种做法“对于大多数的城市居住者而言,是无说服力的和不可能获得的,并最终对非城市居民也是一样不完整的”^②。因而,它似乎是一种较为狭义的生态视角,难免会缺乏一些社会生态学的理论洞见,是不完整的。

在世界发展的过程中,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蕴含其中、相互作用。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是整个宇宙中切切实实存在的一分子,隶属于整个生态系统,“尤其在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工业革命之后,未受过人类影响改造的那个传统意义上的自然可能已不复存在了”^③。只要有人类社会的参与,在环境中就不可避免地参与了社会文化因素。“由人类制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决策影响了我们与交流的相互作用。”^④正如比尔·麦克基本(Bill Mckibben)在《自然的终结》(*The End of Nature*)一书中所表明的,现今已没有纯粹的自然,只有人化的自然,因为人类活动的因素,自然已蒙上了人

① 例如,在深层生态学运动的“八点纲要”的第四点中指出:“人类生命和文化的繁荣与人口的大幅减少并不矛盾。非人类生命的繁荣要求人口减少。”其主要倡导者奈斯在接受采访时,认为为了实现与其他物种的基本平衡,人口应在10亿左右。这一断言虽然认识到人口问题和人的消费欲望的膨胀所带来的生态危机问题,凸显了其生态中心主义的立场,但它助长了一种为“好”的生物圈而牺牲人类的法西斯主义或极权主义。如“地球至上”的领导者福曼曾声称“人类是生命世界的癌症”,以“让自然寻求自己的平衡”的名义公然反对援助饥荒中的埃塞俄比亚儿童。有关深层生态学生态法西斯的具体讨论见雷毅:《深层生态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3-150页。

② Michael P. Branch and Scott Slovic, eds. *The ISLE Reader: Ecocriticism*, 1993—2003, (Athens, Georgi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3), p. 301.

③ Lawrence Buell: *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p. 143.

④ Branch and Slovic, eds. *The ISLE Reader*, p. 298.

类活动的影子,温室效应、气候变暖已遍布全球,奔腾的河流实际是由计算机数据操控的河流。“地球上没有一个空间能够免于人为的毒害。”^①无论人类和非人类这两个种类在任何地方生活、劳作、相爱和饮食,自然都是他们所共有的活生生的环境。“这个‘无论何处’涵盖了一个巨大的范围。在毒性环境严重到致死的城市地区,自然是含铅的空气,被学童们吸入体内,在幸存的偏远公园和荒野地带,自然是原始纯净的景观和流域。”^②因而,撇开人类谈纯粹的自然,是不妥也不现实的,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探讨,无益于生态危机问题的解决。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生态中心主义,都会造成非此即彼式的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对于保持人类社会和非人类社会的自然生态平衡都是不够合理、值得商榷的。

我们需要从“广义生态”的关怀视角来思考生态危机问题,即从空间领域上(包括城市生态、乡村生态和自然生态),从物质、文化与社会层面(包括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③。它们之间的关系相互交错,彼此作用,是一个有机联系、相互依存的动态整体,即我们需要把人类和非人类自然、人造空间(城市与乡村等)和非人类建构环境(山川、河流、荒野等)都放入一个生态系统中去考察,给予关注,不局限于某一个中心、某一个空间或环境,并考察其

① Buell, *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p. 41.

② Mark I. Wallace: “Environmental Justice, Neopreservationism, and Sustainable Spirituality.”, Roger Gottlieb, ed. *The Ecological Community: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for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Moral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 306. quoted from Buell: *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 p. 126.

③ 关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三者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鲁枢元有详细的划分和深入的论述。他指出,“自然生态体现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社会生态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精神生态则体现为人与其自身的关系”。他认为目前的研究忽略了人的精神因素,“更忽略了生态危机向人的精神空间的侵蚀与蔓延”。详见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页和20页。

中存在的自然、社会和精神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探讨解决当今的生态危机问题。世界在本质上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动态的关系网络。“‘世界’这一词汇,本身就包含了人与环境及人与环境的结合。因为世界(world)这个字的字根‘Wer’原意就是‘人’。人与世界是同义词。”^①因此,一个真正健全的生态整体思想不应仅仅局限于关注非人类的自然,凸显其中心地位,而应把人类这个自然体也包括在内进行考虑,把目光亦给予人造环境,对人类所居住的空间——城市与乡村,及其与原生态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行关注,进而在一个更广阔动态的视角上探寻人类与生态系统的关联与交互作用。

其实,如果我们认真审视“生态学”的定义,就会发现,早在1869年,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就已经指出,“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初看起来,海克尔的定义十分简单,“生态学被狭义地认为是生物科学的一种,一直局限在生物学范围内,而这方面的研究人员亦只关心食物循环和动物世界里一般的统计研究……但是,从较宽的角度看,生态学针对的是整个大自然的平衡,只要大自然的意义是包括人在内,这门科学基本上就是针对自然和人的和谐关系”。^②

从生态学的延伸义出发,我们会发现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一部人类与非人类自然相互作用的历史。其间,人类和自然之间力量的对比不断发生变化,从而使得人在与自然环境的互动中,对待自然的态度也随之不断发生变化:屈服—适应—控制—反

① [美]段义孚:《经验透视中的地方与空间》,潘桂成译,台湾国立编译馆,1997年,第31页。

② [美]梅利·卜泉:《生态学与革命思潮》,香港:红黑丛书社,1982年,第20-21页。[译按]作者名“梅利·卜泉”,大陆学界通行译法为“默里·布克钦”,为便于阅读,本书在正文和引用中均采用大陆通行译法。

思。在前工业时期,自然的力量要远远大于人类,人类对自然又敬又怕。在各民族的神话和早期的文学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对自然神的崇拜,“太阳、风和土地都是人类从远古时代开始就以严肃和崇敬的态度来对待的经验范畴内的现实,从这些基本元素出发,人类发展了他对自然环境的倚赖和尊敬的感性,从而抑制着他的破坏性活动”^①。然而,人类渴求改造自然的愿望和努力从来没有停止。到了工业化时代,由于科技革命的发展,人类开始洞悉自然,掌握了各种技术,大大增强了改造自然的能力,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发生了质的转变。“工业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都市化的社会掩盖了人类经验中大自然的角色——用烟幕收藏起太阳,用广大的建筑物阻挡着风,用乱七八糟的城市来亵渎大地。对大地的依赖从此变得难以捉摸,整个问题的性质变得理论化和知识化。”此时的科技理性和工具理性把我们对大自然的感性依赖和跟它的可见的接触与结合都一笔抹杀。^②通过审视这种人类和自然互动的历史,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类在原始文明阶段生活了数十万年,在农业文明阶段生活了一万多年,都没有遇到如此大的生态困境,而在工业文明阶段生活了才200多年,就遇到了总体性的生存危机(社会生态、自然生态、人的精神生态层面上的重重危机)。可以说生态危机是工业文明的必然产物。

因此,对于今天处于后工业时期的我们,面对飞速发展的时代,以及不断出现的生态困境,是否需要回首过去,反思这种人类互动的历史,以期从中获得一些经验和启示?既然人对环境的影响力是从工业时代开始达到了质变,所以本书认为有必要回溯到工业文明伊始,来审视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及其变化。人造空间——城市和乡村,是典型的人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结果。在工业时代的这两种空间,以及城乡边界混杂的空间内,人和自然的关系是怎样的呢?人

① [美]默里·布克钦:《生态学与革命思潮》,第72页。

② 同上书,第72页。

和自然互相产生了哪些影响?只是人类强有力地改造了自然,还是被改造、盘剥和破坏的自然环境也对人类社会的生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引起了人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的失衡与不协调?人类社会从荒野走进田野和农村,由乡村走进城市,似乎是一种不可置疑的社会进步,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都市人渴望逃离城市的樊篱,逃向乡村田园,回归自然的怀抱?城市真的“让人生活更美好”吗?在工业时代,人类是否还有田园可以回归?面对城市生活的必然性,田园是否还存在或具有存在的价值?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来保持天、地、人的本真的和谐与平衡?

本书以率先开始工业文明的工业强国英国为例,以时间为经线,以空间为纬线,选取19世纪到20世纪初工业文明发展的初期、中期乃至中后期的三位英国经典作家——狄更斯、哈代、劳伦斯为代表做历时性的研究,力求从广义生态的视角对其经典文本进行重释,通过对他们作品中所描写的黑暗的城市和明亮的乡村这种鲜明对比的分析与阐释,考察英国在工业文明发展的一个世纪里,人和自然如何在城市和乡村中互为影响:城市化的扩张如何吞噬自然,将自然驱逐出城市,而这种被破坏的自然生态(机械化的褐色景观)反过来又在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层面带给人类什么样的影响?乡村中人类如何与自然和谐互动,田园对匮乏自然经验的城市中人的重要意义和不可或缺性是什么?随着历史的进程,飞速发展的工业文明辐射到每一个角落,田园似乎无法力挽狂澜,其消退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是无可避免、不能挽回的。那么,面对田园的消逝,人与自然在全控社会下的全面“去自然化”,人类该何去何从?作为时代的代表人物,这三位作家已经敏感地感受到了工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之间互为作用的冲突。随着这种冲突的愈演愈烈,不同作家在不同时代表达了自己的反叛和不满,并对此做出了相应的文学反应,提出了理想的解决途径,从而给后工业时代的工业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以警醒和启示,以期建构一种新的生态文明,发展新的生存智慧。

经典文学的生态批评意义

人类对自然的理解通常只能在其语言和文化中窥见。“我们尝试与我们的环境和谐相处的努力只有在我们的言说过程、方法和共同生活中才是有意义的。”^①因此,通过文学作品来研究生态系统中人和自然的关系是直接有效的途径。而文学经典,通常是文学史中最优秀的部分,经过了读者和文学学术权威的筛选以及历史的考验,毫无疑问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并有着一定的读者群和影响力。这些文学经典能够突出地反映时代的变化和特征,所观察世界和记录、关注、创造世界的内容和范围是广阔的,是“具有想象力的文献”。看似是虚构的,但是“想象力属于真实的世界,不亚于木材和石头建造的世界。当然,再也没有什么比从当时的诗歌、戏剧和故事中找到更好的线索去揭示人们看见了什么,感觉到了什么,做了什么,它们有一种真实性,是那些法庭的记录、账簿和报纸的剪报所不具备的”^②。通过阅读这些富有想象力的作品,首先可以丰富读者对当时环境的真切体验和认知,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互动有所了解。其次,从历史中我们可以获取一些经验和启示。因此,在今天生态危机四伏的语境下从生态批评的视角重新阅读以往的经典作品,实际上是“把经典放在一个‘动态’的位置上来考察”^③。

至于是否能够合理地对经典文学(尤其是小说)从生态批评视角解读,不少生态批评学者都对此做出了肯定的回答。生态批评家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指出:“没有一个地方不能被惊人

① Branch and Slovic, eds. *The ISLE Reader*, p. 301.

② [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文化》,宋俊岭、李翔宁、周鸣浩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第527页。

③ 王宁:《经典化、非经典化与经典的重构》,载《南方文坛》,2006年第5期,第30页。

地和创造性地再想象。比起日常感知的限度,这种环境的想象更能唤起充分的环境意识。”^①他在其著作《环境的想象》与《为濒临危险的世界写作》中包含了广泛的生态性解读,既有对像《瓦尔登湖》这样的自然写作的解读,也有对描写城市和社会丑陋事物的文学作品的生态视角解读。司各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在1999年的《现代语言学会会刊》的论坛上指出:“生态批评的研究范围不仅包括那些明确表现了人类与非人类关系的文学,而且还包括所有类型的文学作品(任何文体),努力洞悉其中的环境含意。每一部文学作品都可以从绿色视角来解读。”^②他还指出,从生态视角的重新解读和评价,目的是丰富传统文学的生态含义或揭示传统文学的生态局限,但绝对不是以一个新的亮点掩盖原来的亮点。^③格林·洛夫(Glen Love)也认为:“值得记忆的文学作品并不一定必须具备环境正确性或具有任何明显的环境内容,但有价值的阐释之可能性常常会呈现于那些不愿循规蹈矩地遵照文本明显的主旨精神阅读的学生和批评家面前。”这种从生态视角的阅读会为人们重新思考经典作品提供许多可能性。^④我国学者王诺也认为,生态批评研究的对象是整个文学,绝不仅仅是自然文学,“是否描写了自然,不是生态批评能否展开的必要条件。只要蕴含了生态思想,只要有关对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的揭示,只要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了影响,文学作品哪怕完全不涉及自然景物,哪怕只表现一个破坏生态的政策出台过程、一种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一次严重的污染事件,也是

① Lawrence Buell, *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2 - 23.

② Branch and Slovic, eds. *The ISLE Reader*, p. xix.

③ 转引自王诺:《生态与心态:当代欧美文学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1页。

④ Glen A. Love, *Practical Ecocriticism: Literature, Bi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3), p. 34.

生态批评应当探讨,甚至重点探讨的对象”^①。

在过去三十年的生态批评研究中,尤其在第一次浪潮的生态批评中,“精力的投入是不均衡的,过于导向那些似乎对真实自然环境进行密集和精确呈现的文本和体裁”^②,如纯自然写作文本散文和诗歌等体裁,并猛烈地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推崇和赞美了荒野,大力颂扬这些文本中所体现的生态中心主义或生态整体主义观,以此对抗在他们看来当代社会人类中心的取向,但它“忽略了工具主义世界观对地球和人类所带来的危害。造成环境危机的深层原因不是现代世界里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是现代世界物质至上的自我中心主义和工具主义世界观”^③。这种做法可能潜在地树立了一种新的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忽视了他体裁和文类内容的文学作品,难免有些狭隘。因此,扩大生态文学研究的范畴以及研究的视角,尤其从生态批评角度对非自然写作文类(小说)重释是必要的。

作为标尺与界碑的作家

本书选取的三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托马斯·哈代(1840—1928)和 D. H. 劳伦斯(1885—1930),是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英国的经典作家,其创作生涯与当时欧洲迅速发展的工业文明相互交集。他们都经历过维多利亚时代,其中哈代和劳伦斯又跨越了维多利亚时代^④和英国的现代主义时期。他们的作品具有浓厚的时代特征,精彩地再现了工业文明发展百年中的英国。“19 世纪对欧洲包括英国来说是一个此消彼长、风云变幻的重要时

① 王诺:《欧美生态批评》,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 年,第 68 页。

② Buell, *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p. 40.

③ [美]丹尼尔·A. 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梅俊杰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年,第 98 页。

④ 维多利亚女王从 1837 年至 1901 年在位的这一阶段被称作维多利亚时代。它是英国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登峰造极、盛极而衰的年代。

代,也是西方文明发生变化最大的百年。”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这三大革命在这一时期相互影响,共同推进了工业现代化的进程,使得“欧洲从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向城市的、机器驱动的制造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阶段转化”。^① 19世纪50至70年代是资本主义工业相对稳定和迅速发展的时期,英国取得了世界工业和贸易的垄断地位,成为“世界工厂”。“城市和工业文明的强大和变化成为人类迅速和不可逃避的生活经历。”^②

在此期间,小说是重要的文学形式,取得了巨大成就,产生了新一代重要的作家。^③ 1901年之前的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辉煌时代,有狄更斯、萨克雷、勃朗特姐妹、乔治·爱略特、盖斯盖尔夫人、哈代等成就卓著的小说家。其中,狄更斯被看作是像莎士比亚一样最有代表性的英国作家。他的小说不仅代表着维多利亚盛世时期小说的最高成就,也在英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据一流地位,成为英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作品写实地呈现了19世纪的城市环境生活。哈代是维多利亚后期最重要的小说家,处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创作了一系列生动反映乡村变迁和人物性格的乡土小说,成为现代主义兴起前夕英国最后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家。^④ 他所塑造的威塞克斯乡村具有浓厚的地方感和质朴的田园感。弗吉尼亚·伍尔夫曾评论道:“哈代比任何小说家更能够把那种物质(自然)世界的感觉带到我们的面前,我们感觉到人的生存的渺小前途被一种自然景色所包围,这景色独立存在

① 蒋承勇等:《英国小说发展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1页。

② Raymond Williams, *The English Novel From Dickens to Lawrence*,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84), p. 12.

③ Ibid., p. 9.

④ 李维屏:《英国小说人物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18页。